

眷村做為文化遺址場域—— 回溯水交社集體記憶與離散歷史¹

董維琇²

摘要

自 1940 年代後期國共內戰的局勢使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大批的軍民也跟著遷移至此，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因內戰而引發最大的人口遷移，更在全臺各地建立八百多個眷村，安置遷移來臺的軍民，以利於國民政府的反攻大陸計畫。眷村的居民身份為軍人及其家眷，來自中國各地，因為戰爭而居住臺灣，保有各種不同省籍的語言與生活習慣，眷村成了位於臺灣各地特殊的城鄉聚落，其中的生活方式、歷史記憶與族群融合，也構築了經歷國共內戰、冷戰時期世代的集體記憶以及離散的經驗與歷史。

由於冷戰的結束與時代的變遷，臺灣與中國的關係也進入新的局面；如今許多臺灣的眷村在政策、都市更新計畫的實施下，面臨被拆除的命運，許多眷戶被迫遷移，昔日的榮景不再。然而，眷村做為世代交替的重要記憶與歷史空間，讓眷村文化的保存刻不容緩，有鑑於此，全臺灣目前有許多眷村被有計畫的保留，例如成為社區博物館或文化園區、展演空間等用途。本文將以臺南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的展演館所呈現的展覽「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為例，探討在眷村文化保留的趨勢下，許多藝術、建築、文化工作者等專業人士的跨領域合作，及社區民眾的參與、對話，使眷村空間成為藝術家進駐點、博物館與文化園區的過程，以及眷村做為文化遺址的場域，藝術介入、展演的呈現以及具有對話性和教育性的工作坊，帶領民眾瞭解這個世代的集體記憶與離散的歷史的重要歷程。

關鍵詞：水交社眷村策展計畫、文化遺址場域、集體記憶、藝術介入

¹ 本研究論述撰寫與策展過程非常感謝多位水交社前輩口述歷史分享，提供珍貴之物件與檔案，以及共同策展人暨《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導演王婉容在策展過程中的意見交流，和他們的討論啟發為本文重要養分來源。

本文之部分初稿，曾以英文發表於 2018 年由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在浙江大學所舉辦的 4th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World Congress，本文由此研討會初稿改寫而成，感謝科技部補助本研究出國發表國際研討會論文。

² E-mail: weihsiu@hotmail.com

前言

自 1940 年代後期國共內戰的局勢使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大批的軍民也跟著遷移至此，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因內戰而引發最大的人口遷移，更在全臺各地建立了眷村安置遷移來臺的軍民，以利於國民政府的反攻大陸計畫。眷村的居民身份為軍人及其家眷，來自中國各地，因為戰爭的遷移而居住臺灣，保有各種不同省籍的語言與生活習慣，眷村成了位於臺灣各地特殊的城鄉聚落，其中的生活方式、歷史記憶與族群融合，也構築了經歷國共內戰、冷戰時期世代的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以及因戰亂而導致的離散 (diaspora) 經驗與歷史。

由於冷戰的結束與時代的變遷，臺灣與中國的關係也進入新的局面；如今許多臺灣的眷村在政策、都市更新計畫的實施下，面臨被拆除的命運，許多眷戶也被迫遷移，昔日的榮景不再。然而，眷村做為世代交替的重要記憶與歷史空間，眷村文化的保存刻不容緩，全臺灣目前有多處眷村被有計畫的保留，包括被列為歷史建築或文化景觀，其中也有部分成為社區博物館或文化園區。本文將以臺南水交社眷村為例，透過筆者的田野調查與展演策展的經驗，提出觀察。本文首先探討在眷村文化保存的趨勢下，許多藝術、建築、文化工作者等專業人士的跨領域合作，及社區民眾的參與、對話，使眷村空間得以活化再利用，成為藝術家進駐點、博物館、戲劇展演空間與文化園區的過程。筆者曾參與水交社展演館策展計畫之過程，因此，本論文的部分將探討與分析劇場展演館之策展概念，以及與水交社社群對話的歷程。本文所關注的是：水交社眷村所見證的戰亂離散的大時代下的庶民生活與族群共融記憶，做為文化遺址的場域，藝術的介入 (artistic intervention) 與展演主題內

容的呈現，如何帶領民眾瞭解這個世代的集體記憶與戰亂所帶來的離散歷史，促使這樣的社群記憶得以保存與傳遞。此外，透過藝術展演的詮釋，以及在展覽歷程中的觀眾參與，帶來對城市歷史、在地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而藉由教育性的工作坊，不僅打開與在地民眾的對話，瞭解其過去，也召喚對未來的想像，並且使展覽中所欲呈現的水交社精神與歷史傳承，得到在地認同及永續性。

水交社眷村做為文化遺產場域

臺南水交社的前身是原建立於日治時代的日本海軍航空隊宿舍，於戰後交由空軍接收為空軍眷舍，這裡的日本式木構宿舍，背後有許多不同脈絡下的歷史連結，再加上 1949 年的大撤退，是兩岸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大批有計畫的軍事移民，對臺灣有深遠影響。水交社也在當時因時代轉變而成為眷村，並曾是中華民國享譽國際、空軍著名特技飛行小組雷虎小組成員的居處，由這段歷史記憶，可以推想水交社的發展與臺灣航空史、軍事史，以及移民史、眷村文化研究等，是近百年來相當重要具有空軍色彩的特殊眷村 (蕭文，2014；朱戎梅主編，2014)。但隨著近年來都市更新的腳步不斷的催逼之下，2004 年以後，也在眷村改建、居民遷出而走入歷史，僅留下部分的歷史建築，供後人瞻仰與回味。

過去是臺南空軍眷村的水交社，見證了 1949 年以來，軍事、遷徙與移民的歷史，在眷村遷出後規劃為水交社文化園區。做為一個文化遺產 (cultural heritage) 的場域，她蘊含了豐富的文化記憶，也是臺南市眷村文化的記憶共同體，這裡記錄了臺南城市生活的過去與現在、生活與移動 (葉澤山，2016: 6)。位於臺南府城南郊的水交社地區，富含多元文化的意

義與歷史厚度，歷經清代、日治，乃至戰後做為空軍眷村等不同時代用途，並且於2004年，市府以「原水交社宿舍群暨文化景觀」名稱將其指定為市定古蹟，做為保存臺南眷村文化資產的重要據點。水交社社區如今則面臨都市更新及文化資產保存議題，特別是其有如臺南近代開發史的縮影，若能夠提供一個展演與參訪休憩的平臺，帶來對城市歷史的理解與召喚未來新展望，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臺灣自1987年解嚴以來，本土研究興起蔚為風潮，如何結合古蹟再利用為地方文史論述與展示空間，已成為學者、地方文史工作者及政府共同努力的方向之一。而歷史建築以其特有的歷史及空間，改建為地方博物館後，輔以歷史文物的展出，其所帶給觀眾的經驗，與參訪新的博物館建築，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學者陳佳利的研究指出，許多地方民眾在參觀以歷史建物改建而成的地方博物館，對其建築物仍有所回憶，且容易與自己過去的生活經驗產生連結 (Chen, 2010)。有鑑於此，目前水交社文化園區做為一個在歷史空間與文化遺址裡的展演空間，在其蘊藏著歷史紋理與故事記憶的空間裡，時間擺盪於個人的回憶與地方的歷史之間。正因為如此，博物館學者 Kavanagh (2000) 以「夢想的空間」(Dream Space) 來形容這樣的展示空間，在夢想空間裡有很多事物在觀眾心中激盪，觀眾可以回憶、聯想或做夢。

藝術活動與歷史空間活化再利用

承前所述，臺南市政府在2004年以「原水交社宿舍群暨文化景觀」名稱指定為古蹟，做為保存臺南眷村文化資產的重要據點。臺南市的水交社宿舍古蹟與周

邊空間亦在其後規劃為「水交社文化園區」，並於2019年啟用³。然而，早在園區正式成立前，為活化鄰近公園區空間，文化局成立「水交社工藝聚落」，徵選工藝創作團隊進駐，使水交社工藝聚落成為一座兼具「傳統工藝」與「城市生活」的休憩新場域。由於公園區部分非文資空間已先行整修，所利用的建築空間為少數未被拆除的眷村房舍加以改建，這些被保留下來的建築，其前身主要是日治時代高階將官宿舍，因其列為歷史建築，往往是經過多年的古蹟建築修復來還原其外觀原貌，完成後僅利用內部空間做為展覽之用。為使園區先行活化再利用，臺南市文化局所成立的「水交社工藝聚落」，於2016年開始由徵選的12個工藝創作團隊進行藝術家進駐計畫 (artist-in-residence schemes)，除了開放民眾參訪之外，也期盼透過作品展示、工藝體驗課程及相關教育推廣活動，鼓勵市民從手作中體驗工藝之美、扎根生活美學。工藝聚落的設置也為臺南古都的傳統工藝技能增設一處保存展示據點，提供傳統工藝、城市生活及歷史人文互動對話的嶄新空間 (圖1)。

在文化園區與工藝聚落相鄰的另一側空間，臺南市文化局於2017年開始，設置戶外暫時性的大型裝置藝術作品，由策展人陳宣誠建築師與當代藝術家共同呈現的「水交社共感地景創作」，透過作品來反思、懷想水交社場域的戰爭與國族歷史脈絡、家(眷村)的記憶、生活印象以及其所浸淫的自然環境，邀請觀眾進入作品來閱讀及感受這些裝置藝術作品所欲呈現的場所精神、水交社生活與歷史。據筆者觀察，這些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進駐以及透過裝置藝術的設置，使文化園區籌建的過程中，因為有藝術家創作活動的介

³ 參見臺南市文化局，水交社文化園區官網，<https://shueijiaoshe.tainan.gov.tw/site/about> (瀏覽日期：2021/07/09)。

入，帶來了一些民眾參與、對話與可親性 (accessibility)。在園區尚未開放前，這樣的活動與規劃，也比直接新建一個園區或建築物，更容易帶來鄰近社區的認同感 (圖 2、3)。

歷史建築或廢棄、閒置多年的空間，轉而做為藝術或文化活動之用途，帶來周邊老舊社區的活化與新契機，這樣的例

子近年來在其他國家也行之有年。例如自 2000 年啟用的泰特美術館現代館 (Tate Modern)，為過去堪稱破落與混亂地區的東倫敦中一座大型的廢棄發電工廠所改建的，不僅在建造過程中的數年間結合地方民眾與藝術家社群的參與，落實在地美術館的誕生與地方的連結，自其在千禧年開幕以來，成功的博物館行銷策略，從其所



圖 1. 水交社工藝聚落建築空間外牆 (攝影/董維琇)



圖 2. 「水交社共感地景創作」裝置藝術系列作品 (攝影/董維琇)

邀請的藝術家活動、規劃的展覽與推廣教育、創意行銷手法，更使其所在區域擺脫過去為一個國際性城市的蕭條疏離之都市死角的形象，成功連結為倫敦南岸 (south bank) 重要藝術展演空間的參觀動線據點之一，成為具代表性的當代藝術新中心，帶進許多的參觀與消費人潮，不僅受到當代藝術家社群高度的認同，更為一般前往倫敦觀光的遊客必到之處。除此之外，於 2001 年成立，位在英國北方城鎮 Gateshead 的伯提克當代藝術中心 (Baltic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號稱為當代藝術工廠，為當地廢棄數十年的伯提克麵粉工廠改建，對當地居民而言，此座建築物承載了過往許多對此一城市與個人成長的記憶，老舊建築物與空間連結居民的集體記憶與在地生活的情感，在麵粉廠改建為藝術中心之後，許多受邀展覽的藝術家，都是在當地完成作品，且都是與在地居民與



圖 3. 策展人陳宣誠的裝置藝術作品「光之教堂」，象徵水交社許多原住戶為附近南寧天主堂之教友，教堂造型也似以禱告的手為飛行員祈禱。(攝影／董維琇)

環境有相當的互動與參與過程中完成的。伯提克當代藝術中心可視為一個地區性的藝術中心，成功結合在地居民的高度認同與參與，也成為歐洲結合閒置空間再利用與地方發展的重要典範之一。

上述這些案例都是在其籌備過程中，透過藝術家活動所帶來的社區民眾參與與對話，成功地對英國社會發展進入後工業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工廠閒置空間，進行再利用，轉化而為當代藝術製造、發動的場域，不但促使在地文化的發聲，並且成為國際矚目、富有地方色彩與背景故事的知名案例 (董維琇, 2004: 22-26)。除此之外，其他在亞洲著名的案例，例如在 2000 年開始以來便享譽國際的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三年展」(Echigo-Tsumari Art Triennale)，以及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Setouchi Triennale) 策展人北川富朗 (Fram Katagawa) 所提出的理念，以藝術來重新發現地方歷史文化，以藝術連接人與土地、活化舊事物並創造新價值、藝術與生活連結等概念 (張玲玲譯, 2014)。這樣的經驗，其共通之處，即是透過藝術活動的介入，喚起民眾對於地方歷史和集體記憶的連結，往往也會帶來社群對於藝術展演空間與博物館於在地的歸屬感與情感、經驗的認同。另一方面，若從城鄉發展的角度來看，對老舊空間的活化與再利用，透過藝術活動介入來活化，或者改建為文化藝術用途的博物館等展演空間，同時也是近年來全世界都市再生 (urban regeneration) 一項非常重要的趨勢，其發展的歷程同時也更容易帶來公民參與 (civil engagement)、在地認同以及共識的凝聚效益。

水交社劇場展演館之戲劇創作與策展

水交社在自 90 年代起眷村改革與都市更新的政策趨勢下，也難逃被拆遷與重

新規劃的命運，自 2004 年拆除，許多水交社原住戶也紛紛遷移，然而對於記憶中成長與生活的水交社，是許多此地的原住戶以及其他所有民眾難忘的集體記憶。文化園區共有 8 個不同主題的展覽館，也包括水交社劇場展演館的設置，劇場展演館所使用的古蹟空間為日治時代的將軍宿舍，同時也是國民政府撤退來臺時期做為空軍將軍宿舍的歷史建築。

水交社劇場展演館在 2019 年開館之前，自 2017 年起，由鄰近的國立臺南大學戲劇應用與創作學系教授暨劇場導演王婉容，開始向原水交社社區民眾進行口述歷史的研究，包括採集、記錄、戲劇工作坊及邀請社區文史工作者進行各種關於水交社歷史文化之專題演講，同時參考現存之水交社研究文史資料，著手進行以水交社之歷史與人物為背景，並運用集體即興創作的方法來逐步創作出完整劇本的發想（王婉容、許瑞芳編，2017）⁴，完成了《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讀劇作品並發表演出，其演出內容也邀請水交社民眾觀賞並徵集觀眾之回饋，將觀眾的參與及意見回饋，做為往後開館演出《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⁵ 劇本的修改與參考依據。然而，戲劇演出的觀賞具有時間性及演出場次的限制，因此在水交社文化園區籌備初期，即開始構想劇場展演館的設置，如何透過展覽將戲劇內容與眷村生活、物件與文史資料推廣呈現，透過戲劇與視覺藝術使眷村的常民生活美學與故事，能夠更具有可

親性的帶給觀眾體驗與想像，遂成為展演館策展的重要目標。

筆者以共同策展人⁶的角色，對發想自水交社口述歷史的戲劇創作《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王婉容編，2018）加以分析與研究，並進行水交社文化園區展演開館展覽「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的策展論述與規劃設計。除了呈現戲劇的內容，也試圖讓真實的水交社歷史文物與檔案資料、文件得以在館內展示，為水交社的戲劇創作提供一個懷想歷史現場的氛圍，讓觀眾在戲劇的欣賞及展覽觀看中，能夠有更深刻的體驗與認知學習。有鑑於目前許多眷村博物館除了提供文物的保存也有展示的功能，但其展示有部分是流於文物的排列與堆砌的方式，但是對於展出文物的資訊提供及相關展示設計，若未能推陳出新，較難以引起觀眾更深刻的體驗與學習，且易為人所詬病，殊為可惜。張譽騰認為：「博物館在再現過去時，恐怕不能再將觀眾看為是博物館環境中的被動支持者。而要開始注重觀眾的研究，誘導觀眾參與，加強與觀眾的對話，搜集觀眾的回饋……還要培養觀眾以批判的角度來觀看。」（張譽騰，2000: 86）。此外，就觀眾經驗的啟發而言，Karen Lee Davis 和 James G. Gibb 也提出：我們對於「過去」的再現所採取的觀點，只是許多可能性中的一種，我們因此不以化約性的方式去敘述一個故事，而是要以多元的展示手法佐以教育活動，去引發觀眾的問題意識，刺

⁴ 此部分之口述歷史資料，主要參考 2017 年由王婉容與許瑞芳共同策劃及指導國立臺南大學戲劇應用與創作學系 106 學年度「社區劇場」與「教習劇場」兩門課程之修習同學共同採訪記錄、製作與集結之《水交社口述歷史書》，為未出版之研究檔案資料，做為其後戲劇創作與策展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

⁵ 《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首演於 2019 年 6 月 7 日，在水交社文化園區排演場公開演出 4 場，贏得原眷村居民和一般觀眾的熱烈迴響。

⁶ 筆者於 2018 年初受臺南市文化局委託，擔任水交社展演館之策展工作，也在過程中參與由王婉容編劇及導演的《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的口述歷史、文物採集、記錄工作，於該年完成策展論述與計畫書之撰寫，而於其後 2019 年展覽之執行後期邀請王婉容共同策展，將跨世代的人物故事的敘說之聽覺元素結合戲劇的內容，與展覽所佈置的物件與空間氛圍之視覺元素，一同融入在展覽中。

激他們去尋找自己的解答 (Davis and Gibb, 1998: 41-45)。有鑑於此，透過策展人與觀眾的雙向對話，博物館或各種展演的籌備過程將更加民主化，觀眾對展覽的認同感也將為之提升，展演再現過去的視野也當更加寬闊。因此，在這個劇場展演館的展示中，透過以水交社社群故事為背景而創作的戲劇，與大部分是向社區民眾徵集的文物與歷史檔案，朝向一個集合藝術家創作與社群參與 (community engagement)、地方歷史博物館 (local history museum) 與社區博物館 (community museum) 的概念，為在地社區民眾、臺南市民以及遠道而來的參訪者，打造一個充滿回憶的空間與展示，並且邀請所有的觀眾，一起來說出屬於大家的記憶與故事。

回溯集體記憶與戰亂離散歷史

「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展覽透過離散的視角，環繞在因戰亂而遷徙到臺南水交社的社群故事與集體記憶來開展主題。在社會學家眼中，集體記憶是被「建構」而成，Maurice Halbwachs 首度提出「集體記憶」一詞，他並且指出，社會中的社群組織或團體都有個別的集體記憶，這些被建構的記憶可以達到凝聚群體的效用 (Halbwachs, 1980: 48)。

由於歷史都是藉由對於當下的認識形塑而成，每個社群會因應現存的處境，去重組與再製過去的歷史記憶 (Halbwachs, 1992: 182)，亦即人們會由於現在的觀念想法而建構出往昔記憶。集體記憶不僅是對於歷史的追思與緬懷，更是凝聚群體認同的力量來源，藉由記憶篩選、重組的過程，使社群意識日益彰顯，透過檢視社群的集體記憶，當可得知社群的過往歷史、當下處境，以及對於未來的展望。然而，集體記憶的建構，究竟會以何種形式進行？Halbwachs 認為，隸屬相同社群的成

員透過慶典集會的共同參與，以想像的方式讓逐漸消散的過去歷史獲致新生 (Halbwachs, 1992)。由此延伸思考，可見集體記憶與儀式間關係密切。筆者認為參與藝術創造的歷程及對話、共同聚集參與及觀賞展演的發表和完成，都可以視為是儀式性的一部分，這些創造性與對話性活動將讓社群記憶再度鮮活起來，召喚集體記憶的形塑。

從另一個面向來看，離散的英文 diaspora 一字的字根即為源於希臘字 diasperien—dia- 表示「跨越」，-sperien 則意指「散播種子」。離散因此在歷史上指的就是離鄉背井、散居各地的族群 (廖炳惠編, 2003: 79)。有鑑於此，就離散的視角而言，「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展覽所試圖呈現的時代與人物的故事，即是關於水交社眷村因戰亂而離散的經驗——包括因戰爭而遷移的人們遠離故鄉而落腳臺南的水交社的集體記憶，庶民生活的印象、社群交融的經驗、兩岸歷史的共同記憶，離散意識 (diasporic consciousness) 的多義性 (multivocality) 與經歷離散的族群 (community) 所擁有的多元歸屬感，混雜 (hybrid) 的認同感抑或失落感，在文化研究的學者看來，以各種藝術形式的藝術創作，正好提供一個適切的記錄或詮釋的方式 (陳以新譯, 2008: 6)。離散之所以為離散是因為存在著兩個「中心」：一個是離散的始源，包括了家園、部族、國家或國族國家等；另一個則是遷徙與居留之地，也就是離散社群賴以依附並形成網絡連結的地方。離散意識往往是介於這兩個「中心」，擺盪在「根」(roots) 與「路」(routes) 之間——「根」屬於家國，屬於過去與記憶，屬於在他日可望回歸的地方；而「路」則屬於因遷徙而居留之地，屬於未來，導向未知。在「根」與「路」之間，離散不時與上述兩個「中心」對話 (李有成, 2013: 39-40)。在此我們嘗試透過戲

劇、文學、視覺藝術等文化領域，深入思索這些略顯抽象、混雜的概念，甚至是無以名狀的悲喜，提供一個發聲、觀看、理解與對話的視角。

展覽試圖經由無數個體的小敘事 (little narratives)，共譜出動盪的歷史與世代裡所發生的生命故事與樣貌：在移動的狀態中，離家的無奈與返鄉的哀愁、人與人的相遇、文化的混雜與共生的歷程，以及如何重新跟土地連結。如何去還原水交社這個特殊的社群在面對歷史遽變的深沈無奈、荒謬感以及情感上的依附、彼此扶持與文化交融等共存的構面有其複雜度，但是這些集體潛意識裡的傷痛與記憶，透過戲劇的呈現得以轉化，以故事的訴說，角色個性與心境的詮釋，平易近人的搬演出社群的記憶與印象。另一方面，歷史檔案物件與戲劇的並置，在蘊含地方感的空間裡，觀者可以休憩、沈思與懷想，並勾動屬於不同世代生活之點點滴滴，追憶個人與城市的似水年華。以下分述展覽設計與安排手法上的兩個主要概念：

一、今昔的排列與並置

展覽設計上，援引策展人 Lisa G. Corrin 與德國觀念藝術家 Hans Haacke 在 2001 年所提出 'Give and Take' (Lisa, 2001: 6-12) 展覽的概念——這是位於倫敦海德公園內的當代藝術蛇形畫廊 (Serpentine Gallery) 與其鄰近知名博物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簡稱 V&A) 的合作計畫，策劃了一檔名為 'Give and Take' 的展覽，提出針對特定議題的展覽子題，以當代藝術家的創作來對照博物館內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物或藝術作品，以排列並置 (juxtaposition) 的方式來呈現展覽。這不啻是一種今昔之比，新與舊訊息的混搭，也像是跨越時間與空間的旅行，將使觀眾獲致大量訊息，營造無限寬廣的閱讀想像與觀展體驗。有鑑於此，「眷

戀煙花燦爛的歲月」展覽將水交社眷村民眾所提供的老照片、檔案、歷史物件，與當代藝術家的戲劇創作排列並置，這樣的訊息傳達超越了歷史文物本身的意義，由當代藝術家以新的創作來回應藝術作品與關乎歷史的文物所共同關注的主題、提出的詮釋及延伸思考，觀眾也對歷史文物與藝術作品之間的激盪，產生個別的新意義的演繹與思想上的啟發 (圖 4)。而這樣的認知與理解的歷程，誠如哲學詮釋學者 Hans-Georg Gadamer 的解釋，這是一種觀眾與展覽中所欲呈現的新視域的融合 (Fusion of Horizon)，視域交融是一種生產性的過程，其所建構之新詮釋視域，包含著過去與現在之視域，並超越之。觀眾藉著反覆來回之運動融合過程，建構出更寬廣之新視域，超越原來的視域，形成理解者之新經驗及新見解，並開展未來理解之可能性 (Gadamer, 2013)。

二、水交社對話

「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為水交社劇場展演館的開館展覽，展覽設計的概念，也意味著展示品本身做為意義的載體，與藉由水交社的口述歷史、田野調查、在地文史工作者的歷史文化專題演講和討論、戲劇工作坊等多元的對話創作和過程，與歷經 2 年完成發想創作的《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這齣劇作戲劇元素彼此之間的並置呈現，對觀眾而言是意義上的交錯、對話與再書寫。「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展覽試圖帶來當代藝術家的戲劇創作與歷史、社群生活記憶的對話，期許這樣的展示能召喚觀者，誘引論述的發聲，在展覽的意義傳達中，往往故事的呈現，可能比真實更加真實，給予觀者真實的感動 (耿鳳英, 2009: 115-129)，使觀眾在透過觀看戲劇與展覽的體驗中，再次創造出更多元的嶄新意義與跨世代的對話，也使水交社的精神與歷史意義不只是存在於過去式



圖 4. 展覽中眷村老照片與古董電視中循環播放的戲劇創作《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演出片段與劇照、劇本並列展出。(攝影／董維琇)

裡，或是成為與現在無涉的情感性載體與史蹟，而是以更貼近觀眾認知經驗的生動方式，來加以深刻的敘述、分析、解釋與傳承。

「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展覽以《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戲劇所欲鋪陳的內容為參考基礎，展覽中呈現眷村跨世的離散與遷移、眷村菜的世代傳承所召喚出來的舌尖下的記憶與鄉愁、眷村女性的故事、竹籬笆裡的生活點滴、人的遇合與文化交融（包括眷村來自各地方的多元文化、婚姻所帶來的不同省籍的共同生活、美援時期所帶給眷村的文化衝擊）等主題（圖 5）；同時結合社區故事、向水交社不同世代居民採集的口述歷史、檔案物件的展示，以及發想、取材與改編自真實故事的戲劇。戲劇創作的部分也嘗試將民眾所提供的檔案與物件，置入水交社文化園區展演館開幕戲劇《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⁷的戲劇



圖 5. 「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展覽空間，民眾珍藏的美軍俱樂部咖啡壺與咖啡杯。(攝影／董維琇)

⁷ 臺南市文化局規劃文化園區展演館的計畫，其立意原為希望能在展演館提供展覽以及文化觀光定目劇的演出，而本展覽所呈現的《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也在開館前後公開演出，以戲劇來呈現水交社的故事及歷史，使觀眾對臺南市的都市歷史與水交社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亦有別於一般風景名勝區樣板式的以娛樂與商業利益為考量的介紹性演出。

元素，使戲劇元素與歷史檔案及物件並陳，策展手法與歷程運用多元的感官交織及跨域藝術合作，串起眷村記憶與美學的再現，帶給觀眾沈浸式的體驗 (immersive experience)，並搭配眷村的日式建築物本身所具備的歷史感，做為展演空間與內容之呈現。其中具體的做法，例如：運用採集自水交社的眷村生活記憶轉化成的《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的戲劇演出中，不同世代角色故事的錄音，製作成觀眾可以利用隨身的手機現場掃描的 QR code 取得，這些錄音效法廣播劇 (radio play) 製作方式裡角色各異、具有戲劇張力的聲音來呈現，既像說故事的人，又像導覽人、引路

者，使觀眾可以一邊聆聽這些人物的往日生活故事，一邊穿梭遊走在實境的水交社家屋空間的各個角落，喚起觀者對照今昔的感懷，帶來觀者與故事、歷史、記憶空間的交織，進入在認知與想像上的多重對話交流的情境 (圖 6、7)。

此外，劇照和劇本在展覽主題空間中並置、交錯交疊，與空間和物件達到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⁸，得以引起觀者在想像上的擴展與共鳴。例如：展出空間之一佈置成的眷村客廳，角落散置著家庭代工的聖誕節燈飾和髮夾零件，對應出戲劇中眷村女性的敘事，其中有一段劇情敘述早年眷村生活普遍較為拮据，部分身為家庭



圖 6. 展覽空間呈現水交社民眾所提供的傳家物件，例如撤退時攜帶的禦寒用狼皮、傳承自母親的旗袍等，轉化為戲劇中傳達記憶的物件與故事情節。(攝影／董維琇)



圖 7. 眷村女性觀點與敘事，也是「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展覽中與戲劇所欲傳達的主題之一。(攝影／董維琇)

⁸ 「互文性」也有人將其中文譯作「文本間性」，是法國後結構主義批評家克莉思蒂娃 (Julia Kristeva, 1941-) 所提出，意在強調任何一個單獨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義是在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產生的。參考「國際邊緣 --- 文化研究」網站：<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culturestudy/theory/03.htm> (瀏覽日期：2021/07/19)。

主婦的眷村媽媽們在自家客廳帶著孩子從事家庭代工⁹，補貼家用；在客廳裡民眾可坐下休息、自行翻閱劇本，而沙發前的老電視則是不斷的循環播放著《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演出片段。眷舍空間中的長廊所展出的劇照與日式窗櫺前的光影映照下，可感受到歷史與觀者當前的光景交織。其中另一個展覽空間則是佈置成美軍俱樂部的吧臺，以及擺放著 1960 至 1970 年代間流行歌曲專輯的黑膠唱片、唱盤與直立式復古麥克風的歌舞空間，這些都是曾在戲劇裡出現的故事場景，觀眾走進其中，得以體驗人物角色的時空回返與多元文化融合的生活經歷，人與人在離散經歷下遇合的情節與家國驟變的歷史，也就是那些走過國際間冷戰時代與臺灣在美援時期生活下共譜的既是個人故事，也是做為時代風貌下的集體記憶。

除了人物故事訴說的聽覺與展覽空間的視覺之外，就味覺的想像而言，那些關於舌尖上的記憶與鄉愁，在《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戲劇中的劇情轉場包含了由角色人物對各種不同的眷村菜（例如紅燒獅子頭、麻婆豆腐、湖南寬粉絲等）的回憶穿插在其中，牽引出各種不同令人回味的往事。因此，在展覽中也藉由呈現手繪插圖風格的食譜來加以介紹眷村菜，其設計為觀眾可以帶走的眷村菜食譜小單張，做為觀展的留念。

整體而言，展覽希冀帶給觀者的不同於只是對水交社眷村在背景知識上的單一理解，也帶來不同世代與性別的敘事，傳達在眷村中的生活記事。在過去做為家屋的日式眷舍古蹟建築中展出，儘管因古蹟空間在展覽設計的執行上，有其限制，

例如無法在建築本體結構上進行變動等諸多問題，然而，做為家屋的眷舍空間，對觀眾而言，某種程度更可以連結自己對家園、日常生活的經驗，增加了可親性，而展覽也試圖營造另一種屬於回到過去時光的緬懷與想像。以口述歷史、田野調查以及參與式藝術創作 (socially-engaged art practice) 為研究基礎，轉化而成的戲劇《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與延伸而來的「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展覽，有別於一般以歷史人物、文件或物件檔案為研究對象的實證性 (empirical) 察考，不僅搜集了跨世代民眾的離散經驗、集體記憶、人物故事，與環繞在各種眷村物件背後的意義，也使水交社民眾有機會參與創作與展覽的歷程，而對照水交社園區的規劃歷程，視覺藝術、戲劇創作者與策展人以藝術介入來活化一個古蹟空間的再利用，開啟民眾以各種方式來進行對話與交流，這樣的精神也呈現在開展前後持續進行的教育推廣活動上。以展覽來呈現的戲劇內容，將戲劇的元素與情節藉由視覺場景的佈置，輔以由民眾所提供背後帶有故事與回憶的各種展出物件，以及安排在展覽各個不同空間當中，觀眾隨時可以藉由 QR code 的使用來聽取的人物故事，促使觀眾得以五感來體驗展覽，彷彿沉浸在水交社空間氛圍中可居、可遊與對話的旅程。

水交社故事的書寫與永續傳承

筆者長期關注社會參與性藝術的理論與實踐，比較許多藝術介入社群與藝術進駐的案例，發現藝術家進入社區後所進行的各項創作與藝術活動，在為期一段時間

⁹ 參考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資料庫，<http://nrch.culture.tw/query.aspx?keyword=客廳即工廠&advanced=&dobject=0&tp=0>（瀏覽日期：2021/07/18）。1972 年（民國 61 年），謝東閔成為首位臺灣人出身的臺灣省主席，在他任內最具代表性的口號「客廳即工廠」，希望家庭零細人力也投入工作，將自家客廳做為工作場所，後來被引申為「家庭即工廠」，甚至利用家裡零細空間納入代工產業延伸的生產線，因此家庭代工成為當時社會普遍寫照。

之後，若能有效的喚起在地民眾的認同、融入及參與，往往是因為有些案例是藝術家來自於本地，因此得以長期耕耘，或是案例本身得以喚起對在地文化及社群的自覺 (self-awareness) 與認同，繼而支持與關注，在這樣的情況與條件下，將是許多類似性質的、以藝術帶來在地活力與再生計畫，在未來得以永續經營的關鍵（董維琇，2019）。相對而言，對於一個試圖反映地方脈絡的展演館或博物館在策展的過程中所注重的，又應該是什麼？張譽騰認為，讓民眾感覺到這是他們自己的博物館、是有關於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故事，而且由他們許多人親自參與在規劃設計的過程當中，是至關重要的。在其研究案例中也發現到：一座描述在地事物與市民的博物館，如果沒有市民的積極參與是無法成事的。因此，某些策略例如：進行口述歷史，邀請代表性的人物親自說明他們的經歷，用以補充現有書面的文獻不足。口述歷史提供了當事人過去生活及其經歷社會變動的第一手資料，這部分完全出自當事人自己的話語，也在某種程度上，把對過去的詮釋權交還給這些創造歷史的平常人物（張譽騰，2000: 78-80）。有鑑於此，上述參與式創作與策展觀點以及口述歷史的方法，也反映在本展覽的策展研究期間與戲劇創作的過程。未來的推廣教育及導覽活動，也將延續這種民眾參與的精神，邀請提供展覽物件與老照片的民眾，擔任導覽、說故事志工，使其現身說法關於水交社的生活與記憶。

因此，水交社文化園區劇場展演館的開幕展覽規劃，也發展朝向一個永續經營與傳承的願景，為了使水交社精神得以在劇場展演館永續傳承與經營，展覽籌備期間，積極邀請民眾參與及對話，並舉辦一系列工作坊，使參與觀眾更加瞭解水交社及與眷村相關的議題，及未來的展演所欲呈現的重點，參與對象為一般民眾（包括

特別邀請的水交社原住戶）、國立臺南大學師生以及相關展演策劃團隊人員，以期能帶來實質的社區對話及參與感、凝聚共識，同時也在展覽籌劃的過程，得以融入大學的課程與社群民眾的跨世代、跨領域對話，具有教育傳承的意義。筆者負責帶領並規劃針對展覽和演出的工作坊，包括了 5 個面向：

一、文物徵集與對話

徵集社區記憶物件：舉辦「文物徵集會」（圖 8），邀請水交社原住戶（例如社區耆老、意見領袖、志工）講述並分享記憶中的眷村物件、老照片故事，策展人並與民眾一起分享和上一輩生命歷史的連結的家族記憶物件與老照片。工作坊活動中的記憶物件與老照片徵集，試圖改變往昔可能主要由策展者一手主導物件詮釋的方式，因此，除了原本已經取得捐贈或借展者同意展出的品項，在展覽籌備過程中，透過工作坊，讓參與民眾談他們所熟悉的、與上一代生命歷史連結的物件與老照片，一方面也徵集民眾提供一些展覽所缺的物件，或是補充一些相關的紀錄照片。往往一個看似平凡無奇的老工具箱或家族合照老照片，經由提供的水交社參與者的敘述與故事分享，使人產生許多聯想，文物背後的故事，賦予了工作坊參與者對事物產生更多洞見的亮光。期許在這個民眾參與展演館物件徵集的過程，透過彼此的分享、交流與對話，體會到這是他們的展演館，進而產生高度的認同感。

二、眷村美食與圖文書寫、手作工作坊

由於《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戲劇的內容以及延伸規劃的展覽，都有以眷村菜、對食物所喚起的個人與集體情感及記憶連結的呈現，因此在「食譜分享與手作」工作坊中，透過大學生與民眾在實際的活動中參與對話，並在文字書寫與動手



圖 8. 水交社原住戶前輩喻麗華女士為國立臺南大學文資系退休教授暨水交社文化學會創始人之一，前來參與工作坊，並和其他學員分享父親的工具箱及其與水交社之記憶連結。(攝影／董維琇)



圖 9. 食物與記憶連結之圖文書寫及手作工作坊學員與作品之合照。(攝影／董維琇)

做的過程中，延伸出更多關於水交社生活的經驗分享與眷村美食記憶（圖 9）。

的過程中打開了參與民眾彼此之間的經驗分享與交流對話。

三、眷村文史工作與研究經驗分享

邀請以水交社眷村為研究主題的文史工作者，同時也是水交社原住戶身份的創作者與學者，主講其在眷村成長的經驗研究、田野調查紀錄與眷村的書寫，在演講

四、藝術創作者演講

邀請長期觀察與研究、記錄眷村發展的藝術家侯淑姿老師，來分享以眷村為主題的創作計畫《相關何處：高雄眷村三部曲》，使參與者瞭解創作者如何為眷村

影像創作所進行的歷史背景研究、田野調查、人物訪談及創作的心路歷程。由於眷村發展與背景同時涉及敏感政治議題與部分在教科書上無法觸及的真實歷史，關於此部分也留下許多由研究角度而產出的史料與檔案資料，提供後人參考。然而具爭議議題的真相，相對而言，在當代有許多藝術家的作品，特別是那些社會參與式藝術的創作，往往試圖對特殊議題提出詰問，但不見得是解答與提供真相，然而民眾在藝術作品的欣賞與詮釋裡，卻得以打開更多的想像與多重的閱讀。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的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詩比歷史更真實」¹⁰ 正言明了各種不同形式的藝術可以向觀眾揭露的事實，對於過往歷史的探究，透過觀賞戲劇演出、視覺藝術及展演，得以為觀眾帶來更多沉浸式的體驗，並喚起觀眾對於爭議歷史的重新思考與理解（圖 10）。

五、進行田野調查、實地走訪

水交社及鄰近與水交社歷史紋理相關地點的田野調查：邀請水交社文化學會成員以及水交社耆老、前空軍飛行員來帶領學員，透過田野調查、深度對話來瞭解過去的水交社眷村地點與實際走訪水交社文化園區。

除了上述在展覽籌備期間，透過工作坊打開與水交社不同世代的觀眾、大學生的對話，得以帶來參與策展歷程以及水交社歷史文化的傳承。除此之外，展演館開館之後，主要由水交社原住戶組成的水交社文史學會參與由文化局規劃的導覽志工的培訓，以及展演館在後續和在地學校合

作的推廣教育，皆為相當重要的一環。

目前在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內的展覽空間，包括展演館等區，皆由水交社文化學會成員擔任導覽志工，其中多為曾經有水交社生活經歷的熟齡長者。筆者觀察到，當有往來民眾參觀展覽時，許多志工在導覽之餘，會主動與民眾談起自己的水交社生活故事，以及各種與展覽主題相關的背景知識，可以看出志工對自我所擔任的角色的認同，因而期許可以自身的力量帶來社群文化歷史的傳承，在言談間，也持續不斷地創造出各種關於水交社的對話。水交社歷史裡所見證的戰亂離散的大



圖 10. 眷村影像創作工作坊海報（圖片來源／董維琇與「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展覽策展團隊共同製作）

¹⁰ 根據李志成〈戲劇的悲劇性因素〉指出：事實上，這句話應為：「詩比歷史更哲學與更嚴肅。」，出自於《詩學》第九章。原文如下：「詩人所描述者，不是已發生之事，而是一種可能發生之事，亦即一種可能的或必然的可能性。歷史學家與詩人之區別，並非一寫散文，一用韻文……二者真正之區別為：歷史家所描述者為已發生之事，而詩人所描述者為可能發生之事，故詩比歷史更哲學與更嚴肅；蓋詩所陳述者毋寧為具普遍性質者，而歷史所陳述者則為特殊的。」（李志成，2016: 132）。原文出自 Poetics (Aristotle, 1451a37-1451b7)。

時代下的庶民生活與族群共融記憶，以及她做為一個展現社群文化的歷史場域，透過戲劇的演出以及常設性展覽的方式，期許除了使這樣的社群記憶得以保存與傳遞，期盼年輕世代對城市歷史、在地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瞭解其過去，也召喚對未來的想像。

結語

眷村的歷史與文化的保存，除了是見證國共內戰、美援時期的文化衝擊、冷戰時代與兩岸歷史的重要參考依據，同時也反映了族群文化的內部凝聚乃至臺灣多元文化的共處與衍變。眷村文化與臺灣之間的關係，深刻展現了臺灣在政治、經濟、文化與藝術等多種文化層面歷時與共的發展。發想自水交社眷村的各種藝術創作與展覽，這些藝術展演與活動的介入，活化了社群歷史空間的再利用，其創造的過程與結果，不再僅只是懷舊情感的召喚與眷村圖像的再現，而是嘗試帶出觀眾觀看的各種可能，促發觀者產生公眾的思考以及個體自我省思的可能性，得以更主動投入地去思考眷村文化的當下意義和傳承上的多元可能性。

「眷戀煙花燦爛的歲月」的策展歷程，透過視覺藝術與戲劇跨領域的合作，置入戲劇中特有的故事與人物角色精神，活化靜態的文物與空間，凸顯出有溫度的展覽空間，使聽覺經驗亦即跨世代的人物故事的訴說，與視覺感官融合，包括劇照、劇本與物件在歷史建築空間中透過展覽動線的鋪陳，交錯並置，召喚觀者感性地沈浸在眷村美學中。而水交社策展歷程的口述歷史的採集、對話性，也回應了當前參與式藝術創作的取徑，做為創作與展覽的重要參考基礎，超越原本可能具有敏感性、爭議性的認同政治與歷史議題，透過藝術與口述歷史，銘刻為眷村常民生

活美學與記憶。策展人在過程中透過舉辦各種與展覽主題相關的工作坊，使參與學員共同回憶上一代的生命刻痕，拾起這一代與歷史的連結，創造出與水交社社群民眾、大學生（部分為參與戲劇的演出及製作者）以及觀眾共同對話的平臺，帶來在地民眾的認同及理解，並得以匯集更多關於水交社的集體記憶與生活經驗。而開館後的展覽推廣教育，也獲得由水交社社群民眾及其所組成水交社文化學會的積極參與，並擔任導覽解說志工，使一個與眷村社群生活記憶有關的展覽，得以把對地方社群與過去歷史的詮釋權交還給這些創造水交社文化及見證歷史的社群民眾。

在全球化與晚近資本主義掛帥的時代裡，地方精神與歷史傳承儼然成為在地化 (localization) 與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 的主要訴求之一。在全球化浪潮下所可能呈現的單一性主流文化衝擊下，在地精神的反思與保留更顯得重要。臺灣特有的眷村文化呈現了戰爭離散歷史、軍事移民的縮影，因此，對於眷村的凝視、研究與創作上的反思而產生的作品與展演，展現了一種對抗功利主義模式的文創思維，著重的是人的創意活動在都市聚落與具有特殊性的歷史場域中，所能帶來對於參與者的啟發，提升其對於與自身相關的生活、環境及社群價值的感受與培力 (empowerment)。水交社劇場展演館期許「藉著社區的動員，達到文化自助的目的」(張譽騰：2000: 95)，畢竟，在文化創意空間與地方中，「人」才是空間的主體，透過藝術活動與展演所注入的活力，帶來人的參與及轉變，這將是水交社文化園區做為文化創意空間與城鄉再生存續的關鍵。

誌謝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王婉容、許瑞芳編，2017。國立臺南大學戲劇應用與創作學系 106 學年度「社區劇場」與「教習劇場」兩門課程之修習同學共同採訪紀錄，《水交社口述歷史冊》，未出版資料。
- 王婉容編，2018。《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演出劇本，未出版資料。
- 朱戎梅主編，朱戎梅等撰稿，2014。將軍居雷虎情：臺南水交社眷村與空軍。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南：南市府、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 李有成，2013。離散。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耿鳳英，2009。魔幻與寫實：時間與空間在博物館展示之呈現，王嵩山編，製作博物館，頁：115-129。臺中：國立自然博物館。
- 張玲玲譯，北川富朗原著，2014。北川富朗大地藝術祭：越後妻有三年展的 10 種創新思維。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 張譽騰，2000。當代博物館探索。臺北：南天書局。
- 陳以新譯，Kalra, V. S., Kaur, R. and Hutnyk, J. 原著，2008。國立編譯館主譯，離散與混雜。臺北：國立編譯館、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葉澤山，2016。共同構築一個城市記憶體，龔卓軍等編，移動的記憶：水交社的凝視，頁：6。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董維琇，2004。歷史的質感：概論臺灣的閒置空間再利用，文化視窗，82: 22-26。
- ，2019。美學逆襲：當代藝術的社會實踐。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 廖炳惠編，2013。關鍵詞 200。臺北：麥田出版社。
- 蕭文，2014。水交社記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Chen, Chia-Li, 2010. Museum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Learning and Recollection in Local Museums in Taiwan. Saarbrücken: VDM Publishing House.
- Davis, K. L. and Gibb, J. G., 1998. Unpuzzling the past : Critical thinking in history museum. Museum Studies Journal, (Spring-Summer): 41-45.
- Gadamer, H. G., 2013.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Bloomsbury.
- Halbwachs, M., 1980. The Collective Memory (Ditter, F. J. and Ditter, U. Y. eds. & transl.).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oser, L. A. ed. & trans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vanagh, G., 2000. Dream Space: Memory and Museum.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Lisa, G. C., 2001. 'A Speculative Introduction to a Speculative Exhibition: Give & Take' in Give & Take (Markopoulos, L. ed.). London: Serpentine Gallery.

作者簡介

董維琇現任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副教授。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as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Shuijiaoshe Village in Tainan City

Wei-Hsiu Tung*

Abstract

In the late 1940s, at the end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between the Kuomintang (KMT)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Chiang Kai-shek's army and followers moved to Taiwan. The original plan was for a temporary stay while they prepared to retake the mainland. This represented the largest human migr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resulted in the building of more than 800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throughout Taiwan. Residents of these villages came from provinces across China. They continued to speak their dialects and preserve their customs. As such, these villages became unique cultural sit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many types of memories, such a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 Cold War period, and the diaspora experience.

In the 1990s, some of these villages began to be torn down, as residents were relocated and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new policies and urban planning. However, these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sites that should not be so easily erased. Currently, som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are being preserved through designated planning policies, often in the form of community museums or cultural parks.

In this paper, Shuijiaoshe Village in Tainan City serves as a case study to reflect on how som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have become heritage sites and exhibition spaces. Artistic interven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by artists, designers, architect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as well as community members, have contributed to transforming these villages into spaces for artist-in-residence schemes, museums, and cultural parks. These efforts have led to more awareness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diaspora experience of those who lived in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Keywords: Curatorial Project of Shuijiaoshe Village, heritage sites, collective memory, art interven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and Desig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weihsiu@hotmail.com